

水墨插图版

年轮

梁晓声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轮

梁晓声 著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轮 / 梁晓声著; 王燕民绘.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1

(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 水墨插图版)

ISBN 978-7-5153-3999-3

I. ①年… II. ①梁…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748号

策 划: 李师东

责任编辑: 万玉云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 销 部: 010-57350364

媒体运营: 010-57350395

编 辑 部: 010-57350405

雄狮书店: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45.5

图 幅: 20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6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出版说明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如果缺失了“知青文学”，中国的文学现象是绝对不完整的文学现象；那样的文学现象将注定是令人遗憾的，也将是不可思议的。

而如果“知青文学”中缺失了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那么几乎可以说缺失了极其厚重的一部分；同样将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构成了“知青文学”中一道气势宏大、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很长、视域特别广袤的独特风景线。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都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而组合一起则总体上更加具有“史诗性”的魅力。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北大荒”三个字在国内更加广为人知，在国外具有了相当快的传播度；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兵团知青”在文学词典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词汇；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既具史性的认识价值，亦具有诗性的欣赏价值——在当代题材的中国文学中，因而具有史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性。

难能可贵的是，梁晓声不但在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中刻画了众多“兵团知青”在特殊年代“是怎样的”，而且寄托了他叩问“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重要人文学母题的理想。

而以上的叩问和理想应是中国当代文学长期的文学使命。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闪耀着令人无法不肃然对待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性光芒、人格之美——这使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我们约请多位知名画家为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配图，推出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的水墨插图版，计有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和中短篇小说集《今夜有暴风雪》等五种，以飨广大读者；同时，也希望能为馆藏和个人收藏爱好者们实现一次责无旁贷的热忱服务。

自序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 北京

目录

001	—	第一章
096	—	第二章
140	—	第三章
212	—	第四章
356	—	第五章
437	—	第六章
466	—	第七章
523	—	第八章
559	—	第九章
624	—	第十章

第一章

一

黑板前，三个少年皆在弯腰系鞋带。

他们都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一律将左脚或右脚踏在讲台边上……

斯时，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这三个少年。

在北方最北的这座省会城市里，九月上旬的阳光依然温暖。为迎接国庆，教室的窗子已被擦得明明亮亮。如果没有窗框，一眼望去，像是不存在似的。

前几天，班主任曲老师在班会上说：“国庆前，学校照例要进行卫生评比。去年咱们班因为窗子擦得不太仔细，扣了两分，所以没评上第一。我希望今年咱们班是第一。”

曲老师说话总是很轻柔，那一番话她也说得很淡然。似乎得第一虽是她的希望，但如果竟还是没得第一，那她也不会感到多么沮丧。又似乎，那纯粹是学校领导要求每位班主任必须对学生们说的话，否则她也许就不说了。

近两个月以来，曲老师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每一个同学都能看出，曲老师肯定是生了重病了，她是在每天坚持着给同学们上课。连班里最调皮捣蛋的男生，近两个月以来也守纪律了。

那是一个中国人最能够将心比心的年代。因为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从一九六〇年起，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

挨饿。有的省份，正成百上千地饿死着人。

饥饿居然使中国人之间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觉得自己活得还算容易点儿。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老师们对学生们的要求已不甚严格；在学生们眼里，老师们也都变了。以往动辄板着脸对学生们大加训斥的老师分明已饿得没有精气神像以往那样了。而使同学们感到亲切的老师，自然是对学生们更加亲切了——比如曲老师。她站在黑板前望着同学们时，眼里往往充满了怜爱。虽然她面对的只不过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但他们却全都能够从她眼里读懂那一份怜爱。

那一代中国的小学生，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太渴望被怜爱了。

想获得什么就会对什么格外敏感。

连动物亦如此。

胃里终日空空荡荡的，心里边不能也一样啊！

曲老师毕竟是老师，对于同学们的胃，她无法给予什么；她所能给予的，仅仅是同学们的心里边需要的。尽管，那种给予根本不能等于食物，却能对胃起到一点儿麻醉的作用。

就曲老师那么几句话，班里的女生们便当成了是她们的神圣的任务。她们用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认认真真地完成了那一任务。有的女生甚至为将玻璃擦得更透明而牺牲了自己的小手绢。

那是一个只有少数小学女生才有手绢的年代。大多数的她们上学前只不过往兜里揣一卷裁剪成手绢大小的报纸而已。

正因为女生们将玻璃擦得那么明亮，这三个正在系鞋带的男生才将黑板也擦得极为干净。

明明都正饿得饥肠辘辘，却还有心情尽好值日生的责任，这在今天的孩子们肯定是难以理解的——然而那正是当年的小学生们的特征。

学习不好没什么，但是思想绝对不可以比“集体”所要求的差——这种意识早已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了。卫生值日的态度与学习好坏无关，但是肯

定会与思想怎样被别人连在一起来评说。小小年龄的他们，心里都是明白这一点的。

阳光透过窗子，将教室照耀得暖洋洋的。他们中的一个，用手背抹了下额头。他已经出汗了。

他们的鞋带竟还没有系好——且慢！咦？原来他们都不是在系鞋带，而是在用粉笔涂他们脚上的破胶鞋。是的。正是这样，他们都企图将他们脚上的破胶鞋涂成白色的。

当年，一双白色的胶鞋比一双黑色的或蓝色的胶鞋贵一元多钱，叫中国少先队员的“队鞋”。由于是特种鞋，生产的少，所以贵。而他们脚上穿的都是队鞋。他们的家长从没舍得多花一元多钱为他们买双“队鞋”。以前他们参加少先队的活动，都得提前几天说尽好话磨薄了嘴唇向有“队鞋”的小学生去借。普遍的人家都很穷；他们是更穷的人家的孩子。

然而，一九六一年的国庆即将来临，市里指示，为了加强人们度过饥饿年代的精神力量，这一年的庆祝游行一定要比往年的规模更为盛大。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历年国庆游行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阵容。这一年每一所小学校参加国庆游行的人数都空前的多；而这一所小学校的这一间教室里的三名男生，他们已无处再能借到“队鞋”了……

他们的胃每天所消化的粮食是少而又少的。国家通过城市购粮证这种方式每天限供给他们的口粮是七两。在副食极为丰富的今天也许不算少了，但对于当年的他们，副食仅仅意味着是自家腌的咸菜而已。正在长身体的年龄，胃里完全没有副食的摄入，甚至也几乎没有油水的滋润，对于口粮的消化就反而变得特别剧烈。他们只有每天再往口中塞入榆树钱儿、柳树芽儿、各种野菜……而那也只能是季节性的有限的补充。

事实上，他们都在发愁——过了“十一”，冬季转眼就会来临的，那时还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是他们能往胃里补给的呢？

但脚上是否穿着一双“队鞋”，却是眼前就躲避不开的一件愁事儿。

去年国庆节，他们就曾因为没有“队鞋”而被取消了参加庆祝游行的资格。今年他们已经是五年级学生了。他们的自尊心都不允许自己重蹈去年的覆辙。

他们此刻的做法，是向别的班的学生们学到的宝贵经验。经他们各自“加工”后的鞋，俨然白色，几可“以假乱真”……

但一个孩子的鞋早就破了，大脚趾顶在鞋外，用粉笔涂大脚趾，怎么也涂不白——他叫王小嵩。

“笨蛋，”另一个孩子看见，立刻给他出主意，“把粉笔弄湿。”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对自己的鞋“加工”不止——他叫徐克。

“可是，哪有水啊？”王小嵩急得快哭了。

第三个孩子叫吴振庆，他在三个少年之中显得大一点儿，这时，吴振庆已经涂完了自己的一双鞋，立刻帮王小嵩“化妆”脚趾甲，他以老大哥的口吻说：“这还不容易？来点人造水儿就得了呗！”

他说罢，就往粉笔上吐了一口唾沫，替王小嵩涂起来。

动作虽然麻利，毕竟有点儿心慌，他们耗费了多半盒粉笔。

这时，外面操场上，队号队鼓声一阵高过一阵，口号此起彼伏：

“高高兴兴，欢度国庆！”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名女生忽然推开教室门，急迫地说：“你们三个在这儿干什么哪？还不快走！马上就该咱们班操练啦。”——她叫张萌，是个小队长，“一道杠”。

张萌说完，转身而去。

三个好朋友低头看自己的鞋，看对方的鞋，继而抬起头来互相看着，显然都不那么自信。

吴振庆一挥手，说：“快走！”

在楼阶前，吴振庆不放心，又扯住两个好伙伴，依然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模样，替他们正了正领口，紧了紧红领巾，又替王小嵩将露在外面的一角白上衣掖入裤腰里。

而徐克，则用手指抹了点儿唾沫，将吴振庆一绺翘着的鸡冠似的头发抚平……

吴振庆鼓励地说：“咱们够合格的啦！”

于是，三个小伙伴趁一组队列从楼口经过，机灵地窜了出去。

他们借着别的班队列的掩护，迂回到自己班的队列。

三束纸花，经由几只手，从张萌手里，传递到了他们手里……

他们班的队列通过操练台——他们排在一横列，挥舞着花束，跟别人齐声喊：

“高高兴兴，欢度国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通过操练台，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庆幸他们所获得的成功……

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都端正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张萌发现了讲台边上和地上的一片粉笔末；她不能容忍值日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赶紧前去扫尽。

她刚归座，班主任走入了教室。她就是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同学们爱戴的曲老师。

张萌喊口令：“立、礼、坐！”

同学们按口令整齐地站起，整齐地行礼，整齐地坐下。

老师说：“同学们，今天这一节语文课，我们学《神笔马良》，大家翻开课本……”

曲老师一边说，一边探手到粉笔盒中取粉笔——拿出了三分之一截粉笔。她似乎有些奇怪，索性连粉笔盒也拿起来……

粉笔盒内只剩下不多的几截断粉笔了，有的还磨成了三角体或半圆体。

她严肃地扫视着全班同学……

端坐的同学们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曲老师问：“哪个同学从粉笔盒中拿粉笔了？”

没人举手。没人回答。吴振庆、王小嵩、徐克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坐得比别的同学更端正，望着老师的目光比别的同学更坦然。

老师又问：“大家知不知道，每位老师，每月只发一盒粉笔？”

同学们齐声回答：“知道！”

老师再问：“知不知道，如果提前用完了，连能买到的地方都没有，老师只得向别的老师借？”

同学们回答：“知道！”

老师生气了：“看来你们什么都知道！那么，老师的半盒粉笔哪儿去了？嗯？”

张萌倏地站起来大声说：“老师，不关别的同学的事，是吴振庆、王小嵩，还有徐克……”

三个好朋友，经当众揭发，不得不依次站了起来……

张萌坐下后，老师克制地说：“你们把粉笔还给老师。”

同学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到三个好朋友身上。

王小嵩和徐克低头不语。

吴振庆毕竟是老大哥，他鼓起勇气说：“没了……我们……我们用粉笔当鞋粉……”

王小嵩讷讷地想说明原因：“没有白胶鞋，就不能参加国庆活动，可我们都想参加……”

和王小嵩同座的一个女生站起来说：“老师，他们家里都挺困难的；去年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白胶鞋，不能参加国庆活动。您就原谅他们这一次吧……”她叫郝梅。

老师问吴振庆：“真的吗？”

吴振庆说：“老师，我们都是穷人的孩子……”

张萌倏地回过头高声说：“胡说！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穷人！”

徐克猛地抬起头，瞪着张萌反驳：“有！就有！”

张萌生气了，大喊：“你反动！”

王小嵩说：“反动怎么啦？我揍你！”并且威吓地举起了拳头。

张萌不示弱：“你敢！”

吴振庆：“你说穷人反动，你才反动哪！”

郝梅极富正义感地拿起了王小嵩的铅笔盒（那是牙膏盒做的），倒出了里边的几截铅笔让张萌看：“你看你看，连铅笔盒都买不起，这么短的铅笔头都舍不得扔，不是穷人，还是富人啊？”

张萌眼泪汪汪地、委屈地向老师求援：“老师！”

老师说：“好啦好啦，都不要争论了。粉笔的事，老师不再追究就是了！”

她示意三个站着的同学坐下，开始在黑板上写课题。

老师背过身去时，王小嵩又扭头对张萌示了示拳。

粉笔掉在地上，老师蹲下身捡。她并没有马上站起——她一手撑地，一手扶墙，蹲了一会儿才捡粉笔，才站起……

因为有讲课桌挡着，没有同学发现这一点……

老师一手撑着讲课桌，站在讲台上，领大家读课文……

“从前，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叫马良……”

同学们跟着读……

有一个男同学，用竖立在桌上的课本挡着自己，偷偷拿小刀刻块什么坚硬的东西，他叫韩德宝。

他将刻下的东西，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趁老师不注意时，分抛给别的座位的男同学。

“有一天，马良遇到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老爷爷说：‘孩子，我快饿死了，给我点儿吃的吧！’马良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饼子，送给了白胡子老爷爷，尽管他自己也非常饿……”

老师的声音很微弱……

可同学们并未觉得异常，齐声跟读……

王小嵩得到了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点儿豆饼屑。他分了一半儿，倒在同桌郝梅的桌面上。

郝梅无动于衷。

王小嵩将纸包里剩下的豆饼屑，全部舔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

他再看郝梅的桌面时，豆饼屑已不复存在，桌面上留下了一道用舌头舔过的、湿漉漉的痕迹，仿佛一只蜗牛刚刚爬过……

他看郝梅，她目不斜视地盯着课本，却紧闭着嘴。

吴振庆也得到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后，见纸上还写着字——“这不是一般的豆饼，是喂军马的豆饼。我爸爸一位在骑兵团当连长的战友，托人捎来的。”

“白胡子老爷爷，临走时送给了马良一支笔……”

老师的领读声更微弱了……

同学们的跟读声也微弱了——差不多只有女同学的声音在读。几乎每一个男同学嘴里都有了豆饼，都在津津有味地嚼着。

老师问：“男同学都怎么了？为什么……都不……读？”

男同学们都默不作声。

老师说：“男同学，都……站起来……”

老师说话的声音之微弱，终于使同学们觉得不对劲儿。

女同学们谴责地望着男同学们。

老师又领着男同学读，但男同学们仍一个个紧闭着嘴，都含着豆饼，怎么张得开口呢？

老师举起了一下手臂，似乎还想说什么。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不过张了张嘴……

她双膝一弯，跪倒在讲台上——但她的一只手还扳着讲课桌的边缘。她试图努力站起，却没成功……

同学们一时都呆住了……